

菜園時光

張承斌

半畝方塘的面積，
像個遭棄的孤兒
寂寞于田疇一角
而風，
不學旁人的勢利。
它們常常借道
經過這裡
然後才能
抵達更遠的地方

每當這個時候，
菜蔬們
便扭動身子
隨風起舞
黃的，綠的，
新鮮的，枯萎的，
細嫩的
粗壯的……
一起竭力，
迎合風的願望

沒有誰知道，
這裡住著
一群快樂精靈
它們榮枯在
這一片
如彈丸的天地裡
自得其樂。
無人欣賞，
卻忘乎所以

這正如我老邁的
豁了牙的白髮母親
一生風塵了，
卻每日樂與
菜蔬對話、相親
總以為自己
是這塊
土地上的王

文藝副刊



海韻

烈火映紅青年心

武華民

這些日子，重慶大火以及大火中的青年身影，吸引了我的目光。

重慶的這次山火非比尋常，起火地點多，燃燒時間長。救援隊長劉鎮豪站在山腳下，火光和高溫炙烤著他的臉，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震撼：「那一刻，突然覺得人好渺小」。住在江對面、距火場4公里遠的市民，都能聽到火燒起來辟里啪啦的聲音。

在一塊被叫作「一塊田」的山地，火苗蔓延著滾滾向前。青年突擊隊員譚超看到火勢已經蔓延到了公路邊，而旁邊就是居民樓。現場急需清除數十米寬的長條區域裡的樹木等易燃物，形成防火隔離帶，阻止山火蔓延。

譚超和173名隊員一起，迎著滾滾熱浪，用油鋸、斧頭等工具艱難地清除著樹木雜草。山火熾烤，喘不過氣來，被煙燻得頭暈眼花，可他們在18小時內，硬是開闢出一條60米寬的防火隔離帶。輪換下來後，他們直接躺倒在了馬路邊、山坡上，有的甚至睡在了剛撲滅的灰燼中……

參與涪陵山火撲滅的有上千人，直升機和專業的消防隊伍打頭陣，撲滅大面積火源。

接下來是武警、民兵上去，有一定經驗的民間救援隊，負責撲滅零星余火和後勤工作，最後是當地的青年志願者，清理現場。而在涪陵這一處火場，青年志願者就有400餘人。

一名體格健壯的大學生志願者，三次衝到山火救援前線，喊都喊不下來。但當風向突然變化、指揮部要求緊急撤退時，這名大學生卻不見了。

人們四處尋找後，才發現他癱坐在長江三橋的橋頭，人已經虛

脫——他在沒有吃東西的情況下，背著物資在沒有路的山上爬上爬下一整天，體力消耗過大。

在這場與火魔作殊死搏鬥的戰場上，一個叫「龍麻子」的重慶快遞小伙成了網紅，兩天兩夜裡，「龍麻子」逆行火場運送物資，直至大火熄滅。

山上起火後，地形複雜，道路崎嶇，汽車等交通工具上不去，現場急需輕便交通工具前送物資。得知消息後，外賣小哥「龍麻子」第一批報名。到達現場以後，沒有固定的路線，甚至連一條可以走的路都沒有，現場都是靠人背肩扛往山上送滅火物資。作為一名越野摩托車愛好者，「龍麻子」心想，摩托車往山上運送物資應該可以。于是，他在越野摩托車群裡發消息，讓大家一切都來支援。

一大批青年摩托車友趕了過來，「龍麻子」和騎友們硬是用摩托車開出了一條山路。為了能給一線的消防戰士、武警官兵及時運送物資，他這一騎就是19個小時。

快中暑的時候，被隊友強行拉下來休息，兩天裡也僅休息了五個小時，就再次奔赴火場。為了保持清醒，他不時用水澆到自己的頭上。

就這樣，在熊熊燃燒的山火前面，「龍麻子」逆行36小時，最後連自己的摩托車都騎報廢了，人們親切地稱呼他「烈火騎士」。大火撲滅後，「龍麻子」激動地說，這次運送物資不僅給了自己一個磨煉的機會，同時也給他一個成人禮。

災難是考場，火場是試金石。尋常日子裡，青年人顯山不露水，只留下為生活奔波的匆匆背影。在這場突發的大火面前，在人民群眾的全力支持下，他們心裡有祖國，眼裡有人民，腳下有正道，衝鋒在前，在災難面前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禮」，正所謂烈火青年心正紅。

幸有明月可傳情

劉平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忙忙碌碌的生活，叫我幾乎忘了月亮是什麼樣子了。

今夜趴在桌前筆耕，無意中抬頭，一團銀光從窗簾縫隙中鑽了進來，白閃閃，亮潤潤。我怔了一下，迅速拉開窗簾，夜已深，周圍的居民樓都沉睡了，難得的安靜。那輪永恆的圓月鏡子一樣朗照，水一般的光華潤澤大地。微風偶爾捎來小蟲子啾啾的鳴叫聲與樹葉的沙沙聲，若有若無的花香也隨風搖曳。哦，中秋了，我若有所思。

有好一陣子，我立在窗前，素顏望月，月亦素顏迎我，一些如水般的思緒在清輝的朗照下流淌出來。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上午馨兒發了個笑臉，笑臉後貼著一條信息：姑，寄一盒月餅您。這孩子，自小跟著我，眼看著她讀完小學，讀完高中，幾年工夫，長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飛進大學。又單槍匹馬，去了廣

州，幾經奮鬥，終於立下腳來。然後每年中秋，都寄回幾盒月餅。杜甫的孩子或許真的太小，不懂什麼叫思念。但我是幸運的，馨兒每年寄回的月餅甜津津，情切切，我分明從圓圓的月餅中看到了感恩，品到了親情。

又想起小時候的事了。八十年代，我尚是孩童，一個中秋月圓的日子，我家迎來了遠方的客人。高高瘦瘦的長者滿頭銀髮，奶奶告訴我，這是祖父的弟弟，我的三爺爺，他五十年代去了東北，自此如同蒲公英般，在那裡落地生根，成家立業。「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遠離家鄉幾十年，三爺爺的東北話裡依然頑強地夾雜著鄉音。那時曾祖父母已逝多年，我祖父也早已魂歸西天，三爺爺日思夜想的故鄉里僅只剩下我祖母拉扯著的一家人。那時候交通不便，我無法想像三爺爺一家從遙遠的東北回到幾千里之外的故鄉，經受了多少旅途之苦。但我看到三爺爺的雙眼一直晶亮，如同相機般，將故鄉的風物一幀幀攝下，留存。那以後，每年中秋佳節，三爺爺必寄回一卷掛歷，父親鄭重地將掛歷掛在客廳中央，我也從那些時尚的掛歷中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多年後，我終於領會了掛歷裡藏著的鄉

思。

月亮不動聲色地移至中天，清朗的光輝中，我再次吟起「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今夜，兒子也會在窗前望月麼？兒子大學畢業後，去了上海。兒子本就木訥少言，都市的快節奏生活，讓兒子忙碌得像根繃緊了的彈簧，平時更是少有言語問候我們了。偶爾視頻打過去，淡淡的笑容掛在兒子漸趨成熟的臉上，我卻看到了隱在笑臉之後的焦慮二字。有一次兒子問我，你好擔心我嗎？怎麼不擔心？為人父母，總是擔不完的心，著不完的急。中秋是個團圓的日子，兒子卻從未回過，悵悵像病毒一樣，攻陷了我的內心城池。

手機熒屏突然閃了一下，一行字跳了出來，如月般晶瑩：「媽，睡了嗎？起來看看月亮吧！」這內斂的孩子，也終於領會到中秋的意蘊了。喜悅花兒一般，從腳底開始生長，逐漸于全身綻放。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時代的風雲將親人們吹散各地，團圓似乎總是遙遙無期，但幸有一輪明月，光照四海；幸有一輪明月，千里傳情。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温陵氏 宓月 465期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我以塵埃的形式活著

喜歡看光陰一點點後退
看百米之外的孩童追蝶，妝紅的美人扭動著的細腰
一枝獨秀開在喧囂裡忍受著糾葛
我還看到，趾高氣昂的風與人類廝殺的場景
這一切已與我格格不入
籐椅中的眼神，風一吹就會落下來

時間裡的修行

往事帶走了記憶
大海帶走了鹽
光明帶走了黑暗
一塊生鏽的鐵
帶走了一個朝代的背影

生活的斜坡
讓人不再筆觸蓬勃
落日正把山水染成暗紅
這多少有些悲壯的味道

我坐在我的北方里
此時，沒有青銅的餘光
只有薩福的詩歌，開花的樹林
和越來越混沌的雙眸

我來到了我的晚年

左手提籃，右手扶髻。花叢中的老奶奶步履蹣跚，她望水生煙

那鮮艷的大簇大簇的紅玫瑰多麼嬌媚
那鵝黃的風鈴木，白色的金櫻子閃著銀質的光

花香洶湧而來，所有的靜都是你的
那嬌紅的美景，那明月千里都是你的

風吹過她忙碌的眼，佝僂的腰

吹過時光中她老枯籐一樣的雙手和慈悲

暖陽慢慢從骨髓裡溢出來
她與花草們比瘦弱的腰身，比長裙的嫵媚

比心胸的懷柔，比細碎的脚步
比靈魂的顫動與生命裡的風景

她把這些都搬運到了畫布上，她念叨往

事

赤著腳手捧鮮花，她捨不得辜負這燦爛

的一生

黃昏披在她的身上，我們緊挨著坐在一

起

一片接一片的花朵落進懷裡，活著多麼

美

大雪滿弓之時

愛過之後，夜間只剩下一堆詞語
一堆不再閃爍著光亮的詞語

大雪滿弓之時，山嵐光芒湧現的樣子
讓我懷念一杯擱置多年的威士忌

我們斟滿夜色小酌，說起黑暗中的美學
說起人性的惶恐，泛著泡沫的語境

無法確定隱喻中哪一個將它詮釋的更美
時光凶蠻的無法抖動沉重的翅膀

此時，有東西在燃燒沿著酒杯的邊緣
沿著一本毛邊詩集，沿著雅庫茨克的冬

傾斜的生活

不能活在嗚咽的聲響裡了
我不忍直視這苦澀命運的終結

是什麼讓我剝開了痛苦的外衣
這顫慄的黑像是插入的一個巨大傷口

生活從何時開始傾斜，分裂，蹂躪
不得而知，我無需死死抓住夢中的玫瑰

我在等雨水洗過孤島洗過那個送信的人
我在等春天第一道呼嘯的閃電

刺破持續了半個世紀的神話
等僅有的月光照耀我污濁的眼臉

最好的旅途

在最美的春天穿上最好看的長裙
然後，將長髮高高盤起
一棵大樹，一場花事，一段流水
我信賴過的焰火
陌生人的某些天高地厚的經歷
都是我要攜程的事物

從西安到深圳是我此生最好的旅途
我不需要空頭的讚美
我只要這壯闊的途中陽光從車窗射進來
只要路邊的小草足夠豐盈
只要一朵桃花挽著另一朵桃花的深情
還有夜深人靜的月光

我的心開始冒出繁茂的枝蔓
我甚至愛上越來越青蔥的自己
愛上借給我火種的人
我承認
為了這最好的旅途我願意再一次降生

一條無需命名的河流

我在良辰中與一個叫雷家河的地名相遇
這是一個蓬勃的村莊
掩映在青黛與林莽之間
這裡，年輕的薔薇不再是昨天的樣子
蝴蝶引領著花香，一些未遂的美在此呈

我在時間細小的縫隙裡
看到一條河流在時代的河床上奔湧

現

茶